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感言

文学翻译

获奖感言



徐晓华
男，土家族，1966年生于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恩施市公安局一级警督，恩施市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散文《这座叫恩施的城》《优雅的土地》等。

2020年，我所在的城市——湖北恩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春季遭遇突发疫情，夏季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清江河水在城区翻堤、清江上游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作为一名基层的人民警察，我和同事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始终坚守在抗疫、抗洪、抢险一线，护卫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到9月，恩施抗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灾后重建全面完成，城乡生产、市民生活呈现出勃勃生机。在这样的时刻，我的作品《那条叫清江的河》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对我个人、对我所在的警队、对我居住和生活的城市，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厚礼，是一份暖到心底的鼓舞。在此，我真诚地感谢评委会和工作人员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真诚地感谢引导、指导基层文学创作的老师们、朋友们的悉心关怀！

这份殊荣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警队的荣光。这绝不是一句套话。我是一名有36年年龄的基层警察，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服务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与市民、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支持和信任。这充分地体现于我的创作过程和作品中。在长达一年的创作中，我深入清江河边的村庄，与船公、老排工、乡村手艺人、赶马人、茶农、面坊主、老农交朋友。从他们的身上，我深切地感悟到土地和农民之间、河流与山地民族之间、美好的时代与人民的幸福生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感悟到土家人与汉、苗、侗等各民族之间共生共荣、休

戚相关、守望相助的民族深情。他们对河流、对土地、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纯真的爱，溢于言表的自豪感，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激励着我。所以，我总是努力去发现、抒写发生在这条河流之上、村庄之上的人性之美、山河之美、风情之美，总是去讴歌和呈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乐观豁达、自信坚韧、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内在的精神品质、生活态度。“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在采访和创作中，我再次学习并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的深刻内涵，深刻地感受到在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清江河两岸人民生活由内向外焕发的生机活力、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我们所在的时代为基层作者的学习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指引和精神食粮，也给我们注入了为人民书写的无穷动力。

囿于个人文学素养、创作经验，拙作在素材取舍、整体架构、炼词炼句、装帧出版等方面还有诸多不足、诸多遗憾。我将循着各位前辈和老师们的评鉴，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修炼、不断改进，以期报答。对此我信心满怀！

借此机会，我要深深地感谢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对基层作者在创作、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民族文学》等杂志社，他们多次派编辑老师到基层县市，到基层作者身边，以文学笔会、改稿会等方式对少数民族作者进行手把手、一对一的指导；感谢评论界的老师们以评授艺、以评促写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



哈森
女，蒙古族，1971年生，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蒙古语文室主任。出版译著《天上没有铁丝网》《满巴扎仓》《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等。

获奖感言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中短篇小说集《天上没有铁丝网》，由我选译的六篇小说组成。六篇小说，从各自角度出发，集中表达了作者对蒙古地区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的颂扬与讴歌；良善近乎卑怯的牧民出走，找寻失落家园；神枪手纤纤都雅，与狼群惺惺相惜；庞然如怪物的汽车左右冲撞，打破牧民古老稳固的生态；不受规约的女子，彪悍中却自有坚守……

译完《天上没有铁丝网》一篇后的第三年秋天，我到了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正巧遇见那里刚刚拆掉了铁丝网。那一日，我有几回莫名地泪眼婆娑，根本无法克制自己。“天上有没有铁丝网”的“困惑”让我的忧伤已久，看到没有了铁丝网的草原才得以释然……

阿云嘎的小说，以精于民族文化精髓的提炼、朴实内敛的笔触、冷峻悲情的风格，深深吸引了我。

我十五年如一日地进行文学翻译，自始至终，全然是因为心灵的召唤。我希望通过我的翻译，让更多的人更深刻地了解草原上的一切，从而抵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好境地。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而今回顾，不小心有了王国维先生所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慨。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都需要天然禀赋与灵感。遇见与自己的审美和思想呼吸相通的文章时，屠格涅夫所说灵感“神的君临”让一篇篇母语作品，在超乎想象的时间内，接近完美地平稳地落于汉语的大地上。

作为一名翻译，我是无限忠于原著的那一个。文学翻译不是用另一种语言讲述另一个语言的故事那么简单。须准确译出原文内容的同时，还要完好地展示原作风格。这也就是严复阐明的“信、达、雅”之于我的追求。

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职业翻译，庆幸翻译事业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我庆幸在这种禅修式的清苦中，遇到了很多懂得、尊重并支持我的执着与坚守的领导师长同事亲友。我也庆幸得到了各级作协的认可和支持，更庆幸自己有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这样一个为我树立讲政治、顾大局、一丝不苟、甘于奉献精神的家园。在此，特别感谢“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主编南京大学何平教授以及译林出版社，当我看到他们在图书推介中写到“文学精神在边疆”“没有他们，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是不完整的”两句，心中的感动和眼中的热泪，想必诸位都会懂得。感恩给予我理解和支持的所有师友，是你们“懂得”，让我义无反顾地踏上“诗不可译，还要译”的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一如既往，上下而求索。

获奖感言



龙仁青
男，汉族，1967年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青海省文联《青海湖》杂志主编，青海作协副主席。著有《光荣的草原》《咖啡与酸奶》等，有译著《等待下雪》《一路阳光》等。

捧起这沉甸甸的奖杯，心里立刻感受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种沉甸甸的分量，首先是来自奖杯本身，这是对我几十年来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一种认可和肯定。这个奖杯，把一份荣耀和光彩赐给了我。这让我想起了，在藏族传记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情景：一位远行僧孤独地走在路上，他疲惫不堪，饥饿难耐。当他终于到达一座大山，看到山腰间有一个山洞，便打算夜宿在此做短暂休憩的时候，有一位穿着朴素、相貌平平的牧女走进了山洞。牧女沉默无声，却悄悄地把一壶在牧民们看来最珍贵的牛初乳献给了他。当他亟不可待地喝完牛奶，身体的能量迅速得到补充和恢复。这时，牧女告诉他，明天是个好天气，可以继续远行。远行僧向牧女表达感激之情，牧女却已经不见了踪影。他才发现，那位牧女其实是一位女神，她心怀慈悲，鼓励和成就所有心怀梦想的人们。

谢谢本届骏马奖评委会及所有评委，是你们让我与女神相遇，让我在远途孤旅中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你们以女神的名义，褒奖我，加持我，让我对我一直没有放弃的文学翻译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翻译让我有一种穿越感——自由穿梭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隐身、消逝在一种语言文字中，又在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复原、出现，这是一种享受。这样的享受，我想是不亚于魔术师面对观众的惊讶与赞叹的。做好文学翻译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几年前，为了翻译一部《格萨尔王传》，我曾经到北京寻找专家咨询求教，到拉萨去查阅相关资料，为其中的一个词汇或者一句唱词奔波和劳累。而当难关攻克、圆满完成翻译工作时，其中的艰辛与付出，立刻转化成了甜蜜与收获。

在我看来，翻译的意义，就是让优秀的文字抵达更远的远方。在我的想象里，母语原创的作品就好像是一匹骏马，当它一路驰骋，越过草原和山岭，逐渐抵达大海岸边的时候，它也就抵达了它要抵达的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还要借助渡船去抵达更远的地方。

这个奖杯，这沉甸甸的分量，更来自于奖杯所折射出的光芒，这是鼓励与期望的光芒，是敦促与鞭策的光芒。这样的光芒，让我感受到了压力，也感受到了责任与使命。我将继续努力，把捧起奖杯的这一时刻当作新起点，继续这远行的孤旅，因为，“明天是个好天气”。



铁来克·依布拉音
男，维吾尔族，1958年生于新疆柯坪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语委（翻译局）原专职副局长，新疆译协常务副会长。出版有《伊沙木传奇故事》《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等译著。

获奖感言

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翻译奖，不仅是对我本人文学翻译成果的肯定与肯定，更是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语言翻译创作者的激励，这也是所有民族文学创作者和译者的极大荣誉。

记得，我还是个歪戴着硬壳帽的顽童少年时，母亲牵着我的小手将我送到县城一所汉族小学时曾对我说：“舌头能把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舌头能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舌头”在维吾尔语中也是“语言”的意思。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高中毕业，佩戴大红花、肩扛坎土曼上山下乡时，我也从未想过文学翻译竟然会成为我一生爱好的职业。1981年我的第一篇散文在《塔里木文艺》上发表后，文学翻译就成了我的一个业余爱好。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看到中国作协主管的《民族文学》后，如获至宝，从此它便成为了我学习和发表译作的园地。它给了我取之不尽的知识和乐趣。每当我的一篇译作发表，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鼓励自己把更优秀的

作品译成维文或将母语作品译成汉语。文学翻译丰富和充实了我的生活，给了我许多乐趣和荣誉，这是这个时代文学翻译给我带来的幸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前赴后继，团结和领导14亿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与许多译者和无数革命者用“舌头”，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真理是分不开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从事了这项非常崇高的工作。

文学创作繁荣的时代，也是文学翻译繁荣的时代。我坚信文学的力量，它不仅能人们在人们当中产生深入的了解，还能潜在地改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同一只蜜蜂要酿造一斤蜂蜜须采集一百多万朵花蕊那样，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积累知识。我们应该坚持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前进方向，将内容健康向上、追求语言艺术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的更精美的中国故事译介给各族人民，以实现宣传伟大时代、鼓舞各族人民之目的。

获奖感言



牙生·赛依提
男，维吾尔族，1951年生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市人民广播电台原副台长。出版《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等译著。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读书。那时我读的都是前苏联作家的红色经典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莱蒙托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另外还读了欧美作家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的优秀作品。这些世界名著是前苏联当年专门为新疆少数民族翻译出版的。除了这些作品，再没有别的可读的文学作品。1963年以后，一部分维吾尔族翻译家前前后后翻译了我国近代和当代作家的部分优秀作品。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狂人记》《三里湾》《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可爱的中国》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涌现的翻译作品。当我读完这些作品后，发现已没有书看了，在这个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若想读更多的书籍，必须学习汉语。我下定决心学习汉语。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我的汉语水平慢慢地不断提高。我一边学习汉语一边阅读汉语作品，这样进步很快。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掌握一门语言就好像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读了

许多汉族作家的作品，包括译成汉语的许多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所读过的这些文学作品，依然没有维文版，广大维吾尔读者则无法读到这些文学作品。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些好的作品分享给维吾尔族读者，让他们也能一起欣赏和感悟优秀的作品。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翻译这条道路。

刚开始翻译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逐渐掌握了一定的翻译规律和翻译技巧，并汲取了老一代文学翻译家的宝贵经验，经过不断地努力，为翻译中篇和长篇小说打下了基础。1982年我的第一部译作《手绢》发表在《文学译丛》杂志上。就这样一路走来，已度过了38个春夏秋冬。至今为止，我翻译了中国近代和当代汉族作家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让更多的维吾尔读者能一起分享。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是我翻译的短篇小说选集，这本短篇小说集入选的作品都是我国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及年度排行中的最佳作品。该小说集出版以后，受到了广大维吾尔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好。后又印刷了一万册，并进入了新疆所有地方图书馆和农民阅览室。



朱霞
女，朝鲜族，1954年生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大学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特聘教授。出版有《中国朝鲜族名诗》《眷恋》等译著。

获奖感言

得知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喜讯时，我激动不已。首先感谢授予我至高荣誉的中国作家协会，感谢延边作家协会温暖的大家庭，感谢少数民族文学的摇篮《民族文学》多年来对我的栽培鼓励。还要感谢我的母校——吉林师范学院（现北华大学文学院），当时老师们一心扑在教学上，讲课精彩纷呈，尤其关心我这个班级里唯一的朝鲜族学生。每当我有人赞扬我说，朱霞是在哪儿学的汉语，学得这么好时，我都为母校感到无比自豪。延边作家协会有个团结进取的翻译团队，我的获奖与他们的信任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我对他们怀有感激之情。还有原《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先生和原延边作家协会副主席徐振清先生，他们是我在翻译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眷恋》是朝鲜族著名诗人金哲的诗选翻译集。这部诗集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赞美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善良、朴实，生动

地描绘了故乡人民欣欣向荣的生活场景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风土人情，表现了诗人热爱生活、热爱故土、热爱大自然，坚守正义的火热情怀。诗人毕生对生活的热爱和讴歌是令人敬佩的，感谢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诗作。

文学翻译是第二次创作。翻译除了扎实的语言文学修养以外，还需要对原作、读者、社会的责任感。因此，要静下心来，反复揣摩原作，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还要发挥目的语的优势，精益求精，力求译得更好更美。在字斟句酌的寂寞中，我们收获的是审美享受和成长的快乐。成长的人不会老，翻译让我们不断成长，享受快乐的人生。

骏马奖是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国家级文学奖。很多人因为我高兴，为我祝贺，而我为他们做了什么呢？常常感到惭愧。我要怀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拥抱这个辉煌的大奖。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为朝鲜族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一份力量。